从概念辨析到阐释实践——评尚必武《当代西方非自然叙事学研究》

From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to Interpretive Practice—A Review of Shang Biwu's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Unnatural Narratology*

朴宰雨（**Jae Woo Park**）　林雪琪（**Lin Xueqi**）

内容摘要：近年来，非自然叙事学逐渐成为后经典叙事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但围绕其核心概念、理论边界与阐释策略的讨论仍在持续。尚必武的《当代西方非自然叙事学研究》以西方非自然叙事学的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理论探讨篇”与“批评实践篇”两大部分，系统梳理“非自然性”“反模仿性”与“不可能性”等核心概念，深入探讨自然化与非自然化阅读策略、自然叙事学与非自然叙事学之间的理论对话，以及相关理论与策略在批评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本文认为，该书的重要价值在于重新整合概念辨析、理论对话、阐释策略与批评实践之间的内在关系，使分散于不同理论路径中的问题形成相对连贯的阐释框架。在此基础上，本文以鲁迅《故事新编》中的《理水》为个案，比较神话重写、现代主义等既有研究路径与非自然叙事学所关注的不同分析层面，进一步检验相关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跨文化适用性，并对该书的理论贡献及其有待进一步深化的问题加以评析。

关键词：《当代西方非自然叙事学研究》；非自然叙事学；尚必武；跨文化阐释

作者简介：朴宰雨，陕西师范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韩国外国语大学荣誉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鲁迅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韩中文学关系与比较文学；林雪琪，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比较文学、科幻文学、科学传播与叙事理论。

Title: From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to Interpretive Practice—A Review of Shang Biwu's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Unnatural Narratolog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unnatural narratology has gradually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directions in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Yet debates over its core concepts, theoretical boundaries, and interpretive strategies remain ongoing. Shang Biwu's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Unnatural Narratology* takes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unnatural narratology as its point of departure and, through its two major section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and "Critical Practice,"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such key concepts as "unnaturalness," "antimimeticity," and "impossibility." It further discusses naturalizing and unnaturalizing reading strategies, the theoretical dialogue between natural and unnatural narratology,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critical practice. This review argues that the major value of Shang's book lies not so much in proposing an entirely new theoretical system as in reorganizing the relations among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theoretical dialogue, interpretive strategies, and critical practice. In doing so, the book brings together questions dispersed across different theoretical approaches into a relatively coherent interpretive framework. On this basis, this review takes Lu Xun's *Curbing the Flood* (*Lishui*) from Old Tales Retold as a case study, comparing established interpretive approaches such as mythological rewriting and modernism with the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f unnatural narratology. It further examines the cross-cultural applicability of these concepts in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discusses both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f Shang's book and the issues that remain to be further explored.

Keywords: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Unnatural Narratology*; unnatural narratology; Shang Biwu;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uthors: Jae Woo Park is Distinguished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Professor Emeritus at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Seoul 02450, South Kore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Lu Xun studie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Korea-China literary relation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pjw9006@hanmail.net). **Lin Xueqi** is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at the 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Beijing 100048,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East Asi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cience fiction, science communication, and narrative theory (Email: linxq0104@163.com).

尚必武的《当代西方非自然叙事学研究》是近年来中文学界系统探讨西方非自然叙事理论的重要成果之一。该书以西方叙事理论的发展脉络为基础，深入考察非自然叙事学在当代叙事研究中的理论定位及其学术价值，为理解和把握这一新兴理论领域提供了较为系统而全面的研究视角。

一、问题意识与全书定位

21 世纪以来，非自然叙事学逐渐成为后经典叙事学中较受关注的研究方向之一。然而，与经典叙事学相对稳定的理论框架相比，非自然叙事学自形

成以来始终伴随着持续的概念争议[1]：何谓“非自然”？“反模仿性”与“不可能性”究竟是界定非自然叙事的两种不同标准，还是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表述？自然叙事学与非自然叙事学之间究竟是彼此替代，还是相互补充？这些问题不仅构成西方非自然叙事学持续探讨的理论核心，也关系到这一理论在进入不同文学传统之后能否生成新的阐释空间与解释效力。

围绕上述问题，布莱恩·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扬·阿尔贝（Jan Alber）、亨利克·斯考夫·尼尔森（Henrik Skov Nielsen）、莫妮卡·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等学者从反模仿性、不可能性、自然化与非自然化阅读策略以及经验性等不同路径展开论述，由此形成持续的理论对话与争鸣。在中文学界，申丹也对非自然叙事学的性质、作用、划分标准及发展前景进行了系统辨析。[2] 围绕非自然叙事学概念边界展开的一系列讨论表明，该理论正是在不同理论路径的碰撞与对话中，通过持续的修正、补充与重构而不断发展。[3]

该书的学术意义，应置于上述西方理论史背景中加以考察。该书既非对西方非自然叙事理论的单纯译介，也非对既有研究成果的简单汇编，而是在系统梳理相关理论发展脉络的基础上，着力揭示并重构概念辨析、理论对话、阐释策略与批评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全书除“绪论”外，由“理论探讨篇”和“批评实践篇”两部分共十七章组成：前者围绕“非自然性”“反模仿性”“不可能性”、阐释策略及相关理论展开讨论；后者则结合不同文学文本，进一步检验非自然叙事学在伦理、情感、历史及主体建构等问题上的解释效能。[4]

因此，评价该书的关键，在于考察作者如何重新整合既有理论资源，并在概念辨析、理论对话与文本阐释之间构建相对连贯的论证链条。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将立足全书的实际结构，依次论述其在概念辨析、理论对话、阐释策略与批评实践以及跨文化检验四个层面的主要贡献，并结合相关理论文献与具体文本，对该书中尚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作适度评析。

二、概念辨析与理论重组

如果说非自然叙事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何谓非自然”，那么《研究》

1　关于非自然叙事学的理论源流及其核心争议参见 申丹：“论非自然叙事学的性质、作用、划分标准及发展前景”，《外国文学评论》1（2026）：213。尚必武的《当代西方非自然叙事学研究》即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下，对“非自然性”“反模仿性”“不可能性”以及自然化与非自然化阅读策略等问题作出系统梳理与阐释。

2　参见 申丹：“论非自然叙事学的性质、作用、划分标准及发展前景”，《外国文学评论》1（2026）：212-235。

3　参见 尚必武：《当代西方非自然叙事学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5年，第1-37页。

4　参见 尚必武：《当代西方非自然叙事学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5年。该书除“绪论”外，由“理论探讨篇”与“批评实践篇”两部分共十七章组成。

着力解决的，便是厘清西方非自然叙事学不同理论路径之间的概念关联。换言之，该书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通过整合既有理论资源，重构不同理论路径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相互贯通的理论框架。这一特点在第一章已经有所体现。作者首先从概念、理论框架、研究对象和方法论四个层面规定讨论范围，并在此基础上集中讨论非自然叙事学未来发展中需要注意的若干问题。[1] 可见，该书对“非自然”的讨论并未止步于概念层面的辨析，而是从一开始便将研究对象的界定与阐释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尽管前几章侧重于厘定研究对象，但对阐释路径与阐释效力的关注已然贯穿其中。

其中，理查森较早对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反模仿叙事结构展开系统研究，并推动“非自然叙事”概念逐渐进入叙事学理论讨论。[2] 阿尔贝、尼尔森等学者则从不同路径出发，围绕“非自然性”“反模仿性”与“不可能性”等核心问题展开探讨，使非自然叙事学逐步发展为一个具有多元理论取向的研究领域。[3] 以莫妮卡·弗卢德尼克为代表的自然叙事学强调，读者在理解叙事文本时，会借助以人类经验为基础的认知框架对文本加以解释和建构，由此进一步推动了有关叙事理解与认知机制等问题的讨论。[4] 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该书强调，上述概念分别对应不同的问题意识，因而既有必要厘清其间的差异，也应保留其相互关联所形成的理论张力。第五章讨论文学叙事中的非自然情感时，该书提出自然化与非自然化解读之间存在“交叉性和互补性”（105）[5]，并进一步指出：“无论是自然化解读还是非自然化解读，其基本目的都是帮助读者理解和阐释叙事的‘非自然性’，但二者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大相径庭”（116）。这意味着，自然化与非自然化并非彼此排斥的两种方法，而是各有侧重且能够相互补充的阐释路径。相较于尼尔森对非自然化阅读重要性的突出强调，该书更倾向于将二者重新整合为一种可供批评实践灵活选择、彼此补充的方法论关系。

由此可见，该书在概念辨析的基础上，重新梳理并整合了非自然叙事研究内部的理论关系，使原本分散于不同理论路径中的问题逐步汇聚为一条相对完整且连贯的论证链条。这种理论重组不仅奠定了全书开展批评实践的方法论基础，也彰显出作者致力于沟通不同理论传统、构建多元对话关系的研究取向。

1　参见 尚必武：《当代西方非自然叙事学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5年，第42页。

2　参见 Brian Richardson, “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Style* 50 (2016): 385-405.

3　参见 Jan Alber, et al., eds., *A Poetics of Unnatural Narrative*,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3.

4　参见 Monika Fludernik, *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96.

5　本文有关《当代西方非自然叙事学研究》的引文均来自尚必武，《当代西方非自然叙事学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5 年）。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三、理论对话如何进入批评实践

一部非自然叙事学研究著作的价值，不仅取决于其如何界定“非自然”，更在于相关理论概念能否转化为具有解释效力的批评方法。这一点首先体现在作者对自然化阅读与非自然化阅读之关系的处理上。第五章指出，二者虽然遵循不同的阐释路径，却并非相互排斥、非此即彼，而是能够针对不同文本和问题意识形成彼此补充的解释关系。[1] 由此，前文各章所讨论的“非自然性”“反模仿性”“不可能性”等概念，便不再仅仅是界定和分类研究对象的依据，而是逐渐转化为具体文学阐释的方法论资源。

这种方法论意识在第八章关于自然叙事学与非自然叙事学关系的讨论中得到进一步深化。该书将理查森、阿尔贝等人与弗卢德尼克之间长期存在的理论分歧重新纳入对话框架，力图说明两种理论路径分别回应了不同层面的叙事问题。这样的处理，一方面避免了将非自然叙事学视为完全脱离自然叙事学的封闭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拓展了自然化阅读与非自然化阅读之间相互参照、彼此补充的阐释空间。

更重要的是，该书并未停留于理论辨析本身，而是进一步通过“批评实践篇”检验上述概念的解释效力。无论是《流吧！我的眼泪》（*Flow My Tears, the Policeman Said*, 1974）、《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 1981）、《时间之箭》（*Time's Arrow*, 1991），还是《人体艺术家》（*The Body Artist*, 2001）、《马戏团之夜》（*Nights at the Circus*, 1984）等文本，该书关注的重点都不只是辨认作品中的非自然形式，而是考察这些形式如何参与伦理、历史、情感以及主体建构等文学意义的生成。例如，在讨论《流吧！我的眼泪》时，作者指出，该作品带有“似是而非、熟悉而陌生的暗恐感（uncanny）”，增加了阅读的难度，并包含“‘不可能的故事情境’‘反现实的人物’‘非自然的时间’‘反模仿的空间’等不可能性”（181）。作者进一步将这些“不可能性”视为进入作品意义建构的阐释入口。这表明，对非自然叙事形式的识别并非文学阐释的终点，而是深入理解作品意义生成机制的起点。

这种认识在全书最后一章得到进一步概括。作者指出：“非自然叙事只是作品讲述故事的外在形式与手段，而非作品本身的终极目的”（304）。非自然叙事研究不能止步于对形式特征的辨识与归类，而应进一步追问这些叙事形式在具体文学作品中承担着怎样的审美、伦理与思想功能。由此可见，该书关注的重点并非一味拓展“非自然”概念的外延，而是如何将相关概念转化为切实有效的批评方法，使其真正参与文学文本的阐释与意义建构。

当然，这种从理论辨析走向批评实践的努力，也留下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尚必武较为强调不同理论路径之间的协调与互补，而对自然叙

1　参见 尚必武：《当代西方非自然叙事学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5 年，第 115-116 页。

事学与非自然叙事学在某些基础概念上的分歧，则采取了相对温和的处理方式。例如，弗卢德尼克以“经验性”为核心重新界定叙事性，与理查森以“反模仿性”为重点的问题意识并不完全一致。对于这一差异，该书更多着眼于促成不同理论之间的对话，较少深入揭示其潜在的方法论张力。不过，从全书的整体结构来看，这种处理方式仍有助于建构一个相对连贯的理论框架，并为后续运用具体文学文本展开跨文化检验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四、跨文化检验：以《理水》为例

前文主要围绕西方非自然叙事学内部的概念辨析与理论对话展开。然而，一种理论能否保持持久的解释力，最终仍须在具体文学文本的阐释实践中接受检验。本文以鲁迅《故事新编》中的《理水》[1]为例，考察“不可能性”“反模仿性”以及自然化与非自然化等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中的适用性与解释效力，进而对非自然叙事学展开跨文化检验。

《理水》的非自然性并不只是古今因素的简单并置，而体现为不同历史逻辑、制度形式与话语体系在同一叙事空间中的共存。小说中，大禹治水这一上古神话被置于现代知识与制度话语之中，例如“文化山”上的学者们围绕治水问题展开讨论，以现代知识生产方式重新介入远古叙事；而作品中“禹爷到会”的场景又带有明显的现代会议与行政运行色彩，使神话人物进入一种历史上不可能存在的制度环境。从非自然叙事视角看，作品并非试图复原真实的远古历史，而是通过打破时间连续性，构造一个“不可能世界”，并借助这一异常叙事形式揭示现代社会中知识、制度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本文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现实历史中无法共存的不同时代因素如何进入同一故事世界，并获得其叙事上的成立依据。

换言之，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这种“不可能的共时性”为何能够成为作品叙事结构本身的一部分？从神话重写、现代主义或现实讽刺的角度，可以着重阐释这些现代因素“象征什么”；非自然叙事学则进一步追问，彼此不能共存的时间层如何在同一故事世界中被组织起来，并产生特定的阅读效果。这一问题已不只是作品主题的解释，而涉及故事世界如何突破现实经验、重新组织自身规则。自然化与非自然化阅读又提供了两条互补的解释路径：前者将这些现代因素重新联系到鲁迅时代的现实文化语境，后者则保留其“不可能性”，进一步考察这种异质结构如何参与作品意义的生成。

非自然叙事学之于《理水》的意义，并不在于取代神话重写、现代主义或现实讽刺等既有研究路径，而是在相关研究已经揭示作品历史语境与文化意涵之外，进一步将故事世界的可能性条件、模仿规范与阅读机制纳入分析视野。需要强调的是，《理水》在此只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个有限个案，其

1 参见“鲁迅：故事新编 • 理水”，《鲁迅全集》第 2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385-408 页。

意义在于检验西方非自然叙事学概念在不同文学传统中的适用性及其解释边界，而非据此概括某种统一的区域文学特征。真正的跨文化研究不应预设区域文学的共同属性，而应立足具体文本，持续检验理论概念在跨文化阐释中的适用、偏移与修正。

五、结语：理论贡献、跨文化边界与开放性问题

该书的价值在于系统地梳理了西方非自然叙事学的发展脉络，并将原本分散于不同理论路径中的概念辨析、理论对话、阐释策略与批评实践，重新整合为一个相对完整的研究框架。在这一框架中，研究者得以将非自然叙事学的相关概念运用于具体文学文本，并在不同的批评实践中检验其解释效力。该书也表明，非自然叙事学的发展并非不断拓展概念外延的过程，而是在阐释实践中持续检验和调整其解释边界的过程。如何协调自然叙事学与非自然叙事学之间的关系，如何进一步厘清自然化阅读与非自然化阅读的适用条件，以及如何在不同文学传统中把握相关概念的文化差异，仍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以鲁迅的《理水》为例，旨在通过中国现代文学的具体个案，检验西方非自然叙事学相关概念在跨文化语境中的适用性与解释效力。对于不同文学传统而言，跨文化研究的意义或许并不在于建立一种普遍适用的理论模式，而在于通过对具体文本的持续阐释，不断修正、丰富并重新理解既有理论。从这一意义上说，该书所提供的，与其说是一套业已完成的理论体系，不如说是一种值得继续推进的问题意识。该书为深入探讨非自然叙事学打开了新的对话空间，也为中文学界进一步理解、反思和发展非自然叙事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起点。

Works Cited

Alber, Jan, et al., eds. *A Poetics of Unnatural Narrative*.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P, 2013.

Fludernik, Monika. *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96.

鲁迅："故事新编·理水"，《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85-408页。

[Lu Xun. "*Curbing the Flood* (Lishui)."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Vol. 2.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 385-408.]

Richardson, Brian. "*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Style* 50 (2016): 385-405.

尚必武：《当代西方非自然叙事学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5 年。

[Shang Biwu.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Unnatural Narratology*.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25.]

申丹："论非自然叙事学的性质、作用、划分标准及发展前景"，《外国文学评论》1（2026）：212-235。

[Shen Dan. "*The Nature, Functions, Criteria, and Prospects of Unnatural Narratology*."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1 (2026): 212-235.]